

愚蠢的「善舉」

最近，兩名女子大戰高山兀鷲的新聞引發熱議。一群兀鷲圍攏在一具馬屍旁，準備啄食腐肉。兩女子反覆驅趕，甚至對兀鷲大打出手。整個場面，堪稱透着一股「清激的愚蠢」。

大膽揣測，兩名女子當時很可能沉浸在愛心爆發的自我感動中——死去的馬兒多可憐！猙獰的兀鷲多殘忍！一定要誓死守護，不讓兀鷲得逞！可惜，這份構建在常識認知缺陷上的「善心」，其實是在作惡。

動物習性各不相同，在長期的物種演化過程中，形成了在食物鏈中的特定角色。古籍裏就有「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等說法。兀鷲也是如此，有的動物寧可挨餓也不吃腐屍，兀鷲卻甘之如飴。牠們進化出了獨特的消化系統，高濃度的超強胃酸，能將大塊骨頭分解吸收。

這實在不能不佩服大自然的精妙。高原食物匱乏，兀鷲卻憑藉這一高超技能，得以存活。而在高原的低溫、乾燥、缺氧環境中，微生物代謝低、不活躍，難以及時分解屍體，這種情況極易孳生病菌，危及山地草原動物的健康。能吃腐肉的兀鷲，恰好就成了清理屍體、淨化環境的「清道夫」，也因此成了青藏高原生態健康與自然力量的象徵。所以，阻攔兀鷲吃腐屍，自以為是善舉，實際卻在破壞高原生態的安寧。

近些年，還有些吃飽了飯的「愛心人士」，動輒就成箱的龜、蛙、鰻、蛇，放生到河湖山林。野蠻放生，會傳播病菌，摧毀生物多樣性，乃至危及居民安全。被放生的動物，有的也因不適應環境而死亡。滿口「大慈大悲」，幹的事卻傷天害理。但很多「愛心人士」意識不到這一點，依舊自認是「積德行善」。

善心，有時要少一些感性的衝動，多一分理性的智識。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叛逆雷司令

「黑雷司令」這個名字，乍一聽像雷司令家族裏某個叛逆成員，細想卻沒有一點頭緒，甚至讓新手「酒鬼」們如墮煙海。實際上，它雖然揣着雷司令的名字，真容卻相隔十萬八千里，同我們熟悉的那瓶帶着清冽礦石味的白葡萄酒有天壤之別。這顆葡萄的法國名字，叫 Pinot Meunier「皮諾莫尼耶」，是香檳混釀三巨頭之一，可一旦到了德國南部，就會搖身一變，成為「黑雷司令」。

如果說兩者之間唯一的聯繫，大概就是德文名 Schwarzwiesling 的字面意思了。

名字亂，身份卻清晰。黑雷司令有文字可考的歷史能追溯到十六世紀，在德國符騰堡（Württemberg）產區最多，巴登、弗蘭肯和法爾茲也有分布。不熟悉這些地方沒關係，只要記住它靠近斯圖加特，有陽光、河谷，氣候比其他產區都溫和。

黑雷司令在這裏活得尤其舒坦，早年人們因為它的果串形狀和晚熟特性跟經典雷司令有幾分相似，就乾脆起了這樣一個名字，讓帶着「皮諾」基因的它，一直沒能「認祖歸宗」。好在他們也沒辜負這葡萄，物盡其用，從乾型、半甜，到起泡，哪都得有它在，什麼樣的舞台，都稱得上是「角兒」。

跟血緣上的「老大哥」黑皮諾相比，論複雜度、陳年潛力、身價，黑雷司令都不是對手。可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不複雜本身，也是一種品質，就看用在什麼場合。

在同等成熟度下，黑雷司令酸度高，更能給人一種新鮮感，單寧輕柔，入口無負擔。活潑的草莓、覆盆子香氣，讓喝慣了厚實紅酒的人眼前一亮，有種「放假」的快樂。更不用說在法國香檳產區，作為默默無聞的功臣，它的作用就是提供果香、柔化口感，沒有這顆葡萄，大名鼎鼎的香檳就不會那麼地有親和力。名字錯了又如何？通吃的才是贏家。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上周末，颱風「紅霞」影響大灣區，人們忙着躲避暴風雨。深圳的科研人員卻逆向奔赴風浪前線，派出無人機編隊深入颱風環流開展觀測，完成全球首次蜂群無人機颱風過境全過程立體觀測試驗，如同給颱風做了一次動態CT，補上近海氣象觀測長期存在的空白。

強颱風「紅霞」來襲時風力猛烈，多數飛行器都會停飛避險。在中國氣象局粵港澳大灣區低空經濟無人航空氣象保障野外科學試驗基地，科研團隊抓住颱風登陸前後的窗口期，啟動蜂群無人機協同探測。和傳統單

架無人機單點採樣不同，多台搭載精密氣象設備的無人機分層、多點同步升空，織起一張靈活的低空探測網。

大風天氣操控無人機並非盲目冒險，整個過程有着嚴謹的安全規範。當現場風速超標，機組便立刻操控設備返航；待氣象條件合適，便再次升空開展數據採集，進退有度、科學作業。

無人機一方面採集低空溫度、濕度、風場、湍流等氣象要素，另一方面記錄飛行姿態、航跡偏移、電量損耗等運行信息，一次試驗便能收穫兩

只賺吆喝了。

蠅頭不只說小利，還經常與寫字搭配，一些蠅頭小字極為工整，看起來賞心悅目。

清代梁紹壬所著《兩般秋雨庵隨筆》裏記載，一位叫董東亭的人逛市場時買了數本古舊書籍，在一本書的夾頁裏發現一張方寸大小的紙，上面用蠅頭大小的字寫了兩首絕句，其中一首為「垂楊踈地綠絲齊，繡闌無人落燕泥。閒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即使書裏不少地方被塗

抹，但方寸紙上的蠅頭字，卻讓人十分喜歡。

傳統山水畫裏，也常見一扁小舟出沒煙靄中，與遠處蒼山相比，舟上人人小如蠅頭，氣韻格外生動可愛，畫家以人之如此微渺，來襯托天地自然的壯闊。

白居易曾作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勸人莫為虛名浮利耗費年華。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架無人機單點採樣不同，多台搭載精密氣象設備的無人機分層、多點同步升空，織起一張靈活的低空探測網。

大風天氣操控無人機並非盲目冒險，整個過程有着嚴謹的安全規範。當現場風速超標，機組便立刻操控設備返航；待氣象條件合適，便再次升空開展數據採集，進退有度、科學作業。

無人機一方面採集低空溫度、濕度、風場、湍流等氣象要素，另一方面記錄飛行姿態、航跡偏移、電量損耗等運行信息，一次試驗便能收穫兩

只賺吆喝了。

蠅頭不只說小利，還經常與寫字搭配，一些蠅頭小字極為工整，看起來賞心悅目。

清代梁紹壬所著《兩般秋雨庵隨筆》裏記載，一位叫董東亭的人逛市場時買了數本古舊書籍，在一本書的夾頁裏發現一張方寸大小的紙，上面用蠅頭大小的字寫了兩首絕句，其中一首為「垂楊踈地綠絲齊，繡闌無人落燕泥。閒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即使書裏不少地方被塗

抹，但方寸紙上的蠅頭字，卻讓人十分喜歡。

傳統山水畫裏，也常見一扁小舟出沒煙靄中，與遠處蒼山相比，舟上人人小如蠅頭，氣韻格外生動可愛，畫家以人之如此微渺，來襯托天地自然的壯闊。

白居易曾作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勸人莫為虛名浮利耗費年華。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已成口頭常用語，覺得這樣改未嘗不可。

以前，常將首句記為「蒼蠅角上

爭何事」，這可能是因為，蝸牛一般明顯比蒼蠅大，蝸牛觸角也比蒼蠅觸角大不少，加上蠅頭小利、蠅頭小字